

曲

藝

葡萄記

孫 謙 原著 王耀泉 改寫



東北人民出版社

目錄

第一回	喜豐收大家談捐獻	摘葡萄老少論英雄	一
第二回	周大媽急等用錢找合作社	兩親家話不投機引起紛爭	七
第三回	趁豐收奸商人投機大殺價	傳技術龔玉泉來到南沙村	二
第四回	丁老貴思想不通堅持意見	周大媽灰心喪氣不摘葡萄	三
第五回	交水車丁雙喜碰壁	賣葡萄龔玉泉担保	六
第六回	丁老貴轉變思想虛心認錯	黨支書一針見血指出病根	三
第七回	老腦筋到處壞事	兩親家疙疙瘩沒開	四
第八回	喜信傳來合作社開會	事到臨頭周大媽抓瞎	五
第九回	兩親家解開疙疙瘩重和好	合作社組織運銷收葡萄	五

第一回 喜豐收大家談捐獻 摘葡萄老少論英雄

(上場詞) 新中國地大物博，有山有水，有江有河。黑土地裏長寶貝，要啥有啥出產多。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啥把啥得；推銷土特產，全靠合作社。

(白) 幾句歪詞唸罷，引出一段合作社幫助農民推銷土特產的故事來。大家穩坐壓言，聽我慢慢地唱來——

(唱) —— (小音辰：每句後尾的一個字，一律讀成小字眼兒。)

大地裏棉桃崩開露出來白心心，
成串子飽漿的葡萄壓的搭拉枝，
穀子黃苞米低頭高粱曬紅粉；
暖洋洋的太陽照耀着南沙村。
南沙村住着一位老漢叫丁老貴；
還有位周大媽住在村西。

丁大爺有個兒子取名丁雙喜；

周大媽有個孩子取名紅娥是閨女。
丁雙喜整年累月給村裏辦事，
周紅娥在村裏工作也挺積極。
兩個人互相幫助共同求上進，
勞動中互相了解變成了愛人。
訂了親兩家處的更親近，
年輕人結親事老人也歡喜。

這一遭不知犯了什麼病，

兩親家撕破臉皮傷了和氣！

丁老大爺暗暗埋怨周老太太：

「來脾氣毛三草四說話沒有根；

老糊塗越活越渾渾不講理，

辦起事來光爲自己太不體量人。」

周大媽心中暗罵：「丁老貴，

（白）聽書的諸位同志，說了這麼半天沒頭沒腦的話，大家大概越聽越糊塗。那位說：「說書的，你是鬧的什麼鬼？做的什麼『扣子』啊？」大家不要着急，這不是一句兩句就能交代清楚的。心急吃不了熱稀飯，還是得慢慢來，「扣子」自然要解開。

（唱）——（小音辰）

周大媽今年五十一，

一輩子無兒偏愛閨女。

在中年喪去老伴真不幸，

守閨女娘倆過日子獨挑灶火門。

遇着事不能爲力還算什麼親戚？

咱兩家一刀兩斷別來往，

我閨女從此後不登你丁家門。」

老輩人鬧翻了臉年輕人驚氣；

老少輩四口人光生悶氣乾鼓肚皮！

常言道天上無雲不下雨，

這裏邊彎彎曲曲有個故事。

舊社會壓得窮人喘不過來氣，

真勝似蝎子尾巴馬蜂針。

種地主十來畝葡萄園子地，

整年價苦勞苦累餓東又少西。

多虧是共產黨來得解放，
娘兒倆跳出火坑翻了身。

分到了葡萄園子十幾畝，

自己地自己當家自己作主人。

娘兒倆一塊堆參加了婦女會，

學文化懂道理改換了舊腦筋。

政府的各種號召帶頭響應；

送公糧精挑細揀全村屬第一；

出民工抬担架從來不落後；

她常說：「吃水忘不了淘井的人。」

周紅娥在村中誰不誇獎，

(白) 姐妹們正在說話，這裏邊有一個名叫巧巧的姑娘，她用手往園子邊上一指

說：「紅娥，周大媽給咱們送飯來啦！」姑娘們一聽，有的拿筐，有的抱簍子，像馬蜂出窩一樣，一齊往園子邊上跑來。周大媽慌忙攔阻說：「你們吃飯吧，我來裝車。」姑娘們說：「你歇歇，還是讓我們裝。」說着，大家夥七手八腳往車上裝葡萄。

真算得百裏挑一的好孩子。

論勞動幹活頂個男子漢，

樣樣活點點就透不用你多勞神。

周大媽臉上有光心中滿意，

好閨女當媽的沾光省着操心。

火炭似地小日子越過越好，

偏趕上今年豐收更扎下了根。

這一日紅娥和姑娘們下了地，

大家夥變工互助誰也不吃虧。

姑娘們有說有笑正把活幹，

遠遠裏牛車走動打斷了話音。

這時有兩個人從棉花田裏走進園子裏來。頭前那個男的，年紀大約在四十上下，他是本村的村長，又是黨的支部書記；後邊那個女的，是本村的婦女主任，又是青年團支部書記，這人名叫胡珍珍，論年紀大約在二十歲左右。村長走近牛車跟前，隨手拿起一枝葡萄來，一邊吃一邊品着滋味。他說：「顆子好，口味正，你這葡萄真是全村第一份兒。」周大媽說：「可惜這東西不能走遠路；若能啊，我真想給志願軍送幾大車去呢。」

說句良心話，若沒有他們在朝鮮打住美國鬼子，咱們還能這樣安穩穩地在後方生產？這兩天我正爲這個事情焦心呢，你有什麼法子沒有？」村長說：「這事好辦。等你把葡萄賣了，你捐些款子買飛機大砲。」周大媽說：「我已經捐了兩石小米啦，我是想除了買飛機大砲，我還想送去些葡萄。」村長說：「那好辦，你可以把葡萄賣了變成錢，捐獻錢和捐獻葡萄不是一樣嗎？」周大媽嘆了一聲說：「好，那我認捐三石小米。」這時，姑娘們已經吃完了飯，一聽這話，一齊喊道：「歡迎，歡迎！」

姑娘們一齊鼓掌喊：「歡迎！」

周大媽慌忙擺手說：「不敢担承。」

大家夥變工互助都下了力，

這豐收人人有份你們也有功。

咱政府領導咱開展豐產運動；

合作社貸給咱們水車貢獻也不輕。

大家夥耕的深來鋤的細，

勤耕勤鋤地皮鬆。

小紅娥宗宗樣樣不用操心自己能幹，沒有個好的幫手也不成。

汗珠子掉在地上不會受騙，把本錢下在土裏哪會白折；

開春時我可沒敢多作妄想，

一畝地若收九百斤就得把我樂壞！

這一回你們猜摘了多少？」

（夾白）村長和珍珍齊聲問道：「摘多少？」

「一畝地一千二百斤還要掛零。」

姑娘們一聽這數目樂的直鼓掌，

珍珍說：「我一定要選大媽當英雄。」

大媽說：「英雄留着你們年輕人幹，

我老婆就擎等着當狗熊。」

（夾白）村長笑着說：「周大嫂子，

你真是洩氣，本來我也想選你一票，可不當英雄，要當狗熊！」

「真要是選英雄你們別選我。」

（夾白）大夥問：「那該選誰呀？」

「依我看丁老貴他可應該當英雄。」

老少輩土生土長莊稼底；

半路上出家的和尚哪會唸經。

這幾年他起早貪黑拚命地幹，

左一次右一次跌倒爬起他老也沒得消

停。

合作社爲咱們沒少服務，

吃水忘了挖井人咱們可不能，

開春時貸給咱們水車和豆餅，

大豐收咱們不能忘了這些情！」

(白) 村長說：「周大嫂子，你算看上丁老貴啦！」周大媽說：「所以我要選他當英雄。」珍珍說：「所以啊，你家的紅娥就看中了他家的雙喜。」女孩子們直盯盯地看着紅娥都笑起來。周大媽說：「村長，你看今年的葡萄能賣多少錢？」村長說：「賣好了能賣一千六七。」周大媽說：「若能賣到一千七，我就捐五石小米。」村長說：「那我一定給你登個報，讓大家都跟着你學。」說到這塊，村長就走了。珍珍說：「後晌雙喜就要回來啦，你跟合作社訂的那輛新水車也要拉回來了，過年的年頭會更好。」周大媽說：「啊呀！水車來了，可我錢還沒預備下呢。今天是八月初一，離廟會還有七天，買下水車要錢，廟會上給紅娥辦嫁粧也要錢；我這葡萄等不到廟會啦。珍珍，你不能給大媽找個賣葡萄的地方？」珍珍說：「你到合作社去一趟，你是社員，合作社一定會給你想想辦法。」周大媽點了一點頭說：「對，對！我去和老貴商量商量。」說罷，操起鞭子趕着牛車就走了。

周大媽剛走開還沒有一袋煙的工夫，有一輛大車平平穩穩地向南沙村走來。巧巧說：「躲起來，躲起來！」這羣好鬧的姑娘們你推我擠都藏在葡萄架裏去了。要知道這輛大車從哪裏來的，往哪裏去，車上坐的是什麼人，姑娘們爲什麼會躲起來，下回再作交代。

第二回

周大媽急等用錢找合作社 兩親家話不投機引起紛爭

前回說到周大媽離開葡萄園子不大工夫，忽然來了一輛大車；這輛大車給南沙村帶來了不少的風波，也給周大媽和丁老貴帶來了不少的囉嗦。諸位同志別看這大車「不起眼」，這在咱說的這部書裏可正是節骨眼上。爲了大家聽得明白，有頭有腦，這輛大車到底是怎碼事，咱這裏暫且先不說它。單表周大媽離開葡萄園子，直奔合作社而來，進得門來，丁老貴往下一拉老花鏡，抬頭一看，笑着說道：「老親家來了，裏邊坐。」

丁老貴笑着招呼：「老親家，

剛過晌你趕着牛車來幹啥？」

周大媽說：「訂下的水車錢沒預備

下，

欠下的工錢現在還沒錢拿，

給紅娥買嫁粧也還要用款，

我求你給我的葡萄找個買棧。」

少，

老貴說：「咱們村種葡萄的人家可不

老一輩留下的規矩難道你忘了嗎？」

（夾白）周大媽問道：「你說趕廟會

呀？」老貴說：「是啊！

誰家的葡萄也是得在廟會上賣。」

周大媽說：「可是我急等着用錢

花。」

老貴說：「葡萄是冷貨不好賣，眼時下叫我到哪裏把買主抓。」

周大媽說：「因爲是冷貨我才來找你，合作社應該給我想個法。」

老貴說：「硬叫我無中生有辦法難想，

沒有根沒枝沒蔓怎麼能開花！

在從前城裏倒有座葡萄酒廠，

頭些年葡萄下來他們就大把抓。

國民黨邪魔歪道陰狠毒辣，

這一幫挨千刀的臭他媽的該殺，

臨塢台他們把酒廠也給炸垮；

機器給炸壞，房子給炸塌；

這以後種葡萄的就少了一條路，

都靠着咱村廟會八月八。

全靠着買賣人他們下鄉來收買，

廟會上有的零賣也有的往外發。

這冷貨容易沽包不好出手，

合作社只能給大家收棉花。」

周大媽說：「愁的就是葡萄難出手，

棉花是熱貨誰也不能把它堆在家。

隨手收來隨手走，

你何必三心二意難把主意拿。」

老貴說：「咱們村種葡萄戶不能算

少，

老親家，收了你家我就得收他家。

倘若是大家把葡萄都塞進合作社，

合作社哪有本錢都往這上壓；

若收葡萄就什麼買賣也別再想作，

弄不好還許賠錢把鍋砸。

我不是能辦的事不給你想法，

更不是不願意操心偷懶耍滑。」

周大媽說：「左難右難幹啥也不易，

依你說種葡萄戶都應該把糞坑挖，

咱村的葡萄都應該溫糞，

葡萄架來年就得起根拔！」

老貴說：「合作社不收還有商人來買，

倒不必這樣撒謊亂糟塌！」

周大媽越聽越急沉不住氣，

一開口連叫幾聲：「好親家！

給紅娥買嫁粧我也是落不下，

我這麼忙來忙去也是爲你家。」

老貴說：「就算是爲我也沒辦法。」

（白）周大媽問道：「那你是不要嫁粧啦？」丁老貴也強壓着火氣說道：「就是不

周大媽說：「全看在親戚面上成全了

吧！」

（夾白）周大媽越說越有勁，越說越

着急；丁老貴是越聽越撓頭，他結結巴巴

地說：「這，這，這……」

「這道」了半天他也沒說出來話，

他想我不能爲了親戚損害大家！

周大媽緊逼着又追問了一句：

「你通融通融又算個什麼。」

老貴說：「這件事我萬萬不能辦，

好親家，你別逼着叫我把事做差。」

周大媽一聽這話發了愣，

一着急心火上來她就沒法往下壓。

結這門親事，我也不能讓合作社賠本。」這句話丁老貴雖然是壓着火氣說的，在周大媽聽來可是火上澆油。她又問道：「那你是想結這門親事啦？」老貴說：「我也沒這麼說呀！我是說：不能爲了給紅娥買嫁粧，合作社就收你的葡萄。」周大媽越聽氣越大，越說聲越高，她連喊帶叫地：「我的葡萄，我的葡萄不賣啦，我去滬蕪呀！」說罷轉身就要往外走；正在這時門外闖進一個人來。但見這人身穿一套銀灰色便衣褲褂，白綢子褲帶搭拉在外面能有一寸多長；頭戴瓜皮帽，這帽子又小又窄，頂在腦瓜尖上；腳穿一雙禮服呢緞口尖險鞋。他站在欄杆前面，說道：「噯，噯，不要吵，葡萄我買，有少要多少！」周大媽正覺着兩腳懸空，沒處落腳，一聽說有收葡萄的，她也沒顧得上打聽他的詳細來歷。說道：「走，買葡萄的跟我走，看貨去！」要知此人是誰，從哪裏而來，且聽下回。

第三回

趁豐收奸商人投機大殺價
傳技術龔玉泉來到南沙村

(上場詞)——(小音辰)奸商鬼，奸商鬼，眼睛一「咪巴」一個鬼，滿肚子壞下水。哪裏有油水往哪裏去，到處找「竅門」。張口「爲人民服務」，閉口服從政府領導守本分。嘴巴上道理一大堆，就是思想上沒解決問題。買空賣空，投機倒把，鑽營拉攏，到處壞事；三分利嫌掙的少，四分利抱委屈，對半看利算吃虧，六分利算够本。這算什麼買賣人！勸諸位提高警惕，別上奸商當，別讓奸商拉下水。新中國，定大法，發展正當營業，反對奸商亂搗鬼！

(白)前回說到：兩位親家吵得正在難解難分之時，忽然來了一個人：這人滿面笑容，一臉和氣，進得門來，連忙擺手說道：「不要吵，不要吵，葡萄我要。」諸位要問這人從哪裏來的，可就和咱們第一回提到的那輛大車有了瓜葛。諸位同志穩坐壓言，聽我從頭說起。

響晴的天大路上走車飛土揚塵，
有一輛膠輪大車直奔着南沙村。

趕車的是本村人名叫丁雙喜，
合作社裏當採買工作挺認真。

他常常的進城裏給村裏人辦事，這一回去拉水車捎帶着請工人。有一人橫躺豎臥在車廂裏，歪身子勾勾着腿昏睡沉沉；這個人面目上透着奸詐，那鬼樣子叫人看來有點惡心。外車沿還坐着一位工人同志，海昌藍布的工人服裝穿一身；看年紀往多說他也不出二十五，看外表爲人忠誠着人親。這同志叫龔玉泉他家住在校裏，農具廠裏當工人辦事有腦筋；生產中積極帶頭從來不落後，帶徒弟傳授技術不存私心。這一回派他到鄉下他從心眼裏樂；

他願意把手藝告訴給農民。丁雙喜揚手一指叫了聲：「龔同志，眼前的那個堡子就是南沙村。老鄉們正在盼望你快來到，好像是乾旱天盼望大雨傾盆。你這回到咱們村恐怕要忙一陣，老鄉們要來找你得擠破了門。新水車要安裝也得你下手，舊水車要修理還得你操心。」玉泉說：「雙喜同志你就甯客氣，有了活咱要不幹等誰把手伸。咱工會負責同志告訴我：什麼時候活幹完才離開南沙村。在昨天縣委書記又找我談過話，他講的那套道理真給人開腦筋；

他告訴我在你們村辦一個傳授站，

讓大家掌握技術變成內行人。」

雙喜說：「咱們想請師傅還請不到；

這師傅不用人請你自己找上門。咱們是巴不樂得地歡迎你，像這樣的大好機會千載難尋！」

（白）丁雙喜這麼一說，倒把龔玉泉給說笑了。他說：「我把青年團的組織關係也帶來啦！」雙喜高興地問道：「那你就成了我們村的人啦。」龔玉泉說：「那可不能，等大家學會技術，自己能安、能裝、能拆、能卸以後，我還要回到工廠去。」丁雙喜說：「你對我們的幫助太大了，到了村裏我領你去見團支書……」龔玉泉問道：「你們村裏團支書是誰？」丁雙喜答道：「團支書很能幹，是個女同志。抗戰的時候，她當過兒童團長，解放戰爭的時候，當過青婦隊長，現在是婦女主任，又是團支部書記。今年春天，她還在省裏青年幹部訓練班受了三個月的訓。」龔玉泉越聽越耳熟，隨口問道：「她叫什麼名字？」雙喜答道：「胡珍珍。」玉泉嘆了一聲點頭說道：「胡珍珍啊，那我認識，我們是青幹班的同學。」雙喜笑着說：「這更好了，你來了以後，咱們的工作一定會更有辦法啦。」

他們倆一邊走，一邊嘮，馬可是老沒停蹄；說話嘮咯的工夫，可就到了南沙村的村邊上了。書接第一回：且說蹲在葡萄架底下的一羣姑娘，一言不發，等到大車走到園子

邊上，巧巧一擺手，使了個眼色，姑娘們呼拉拉地從葡萄架底下，直向大車攙來。

姑娘們呼拉拉地衝出來一大羣，

駕轎馬受了驚唾沫星子往外噴。

丁雙喜拉住馬繮繩忙攔住，

一抬頭見地邊上還站着一個人：

離遠看好像面生不相認，

細打量原來正是胡珍珍。

他撥開了巧巧跑到珍珍跟前，

來了個跑步立定倒顯得挺精神。

喊了聲：「報告書記：水車拉來了；

從縣裏還請來了一位工人。」

胡珍珍一見玉泉忙招手，

多日不見顯得格外親。

小巧巧這時已經爬到車廂上，

又翻又摸撇着嘴唇，

雙喜問：「你東翻西翻翻什麼？」

巧巧說：「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大夥分

一分。」

雙喜說：「這都是公家的東西誰敢作

主？」

小巧巧一聽這話吓得把舌頭伸，

她撒手扔開東西轉身要下車去，

手脚重沒加小心碰醒了睡覺的人。

這睡覺的人跳下車去白瞪了幾眼，

拉拉領甩甩袖子揮揮灰塵；

悄悄地不言不語四週察看，

成串子的飽漿葡萄真是愛死個人；

他越看越覺着眼饞心裏越愛，

恨不得把這些葡萄他都一口吞；

順地邊蹦蹦跳跳一勁往前走，
好像是咬人的瘋狗到處把味聞。

不一會蹦蹦跳跳了他又回來了，

問：「雙喜，咱們怎麼還不動身？」

雙喜說：「到站開住不再往前走，

這一站請你下車就是南沙村。」

這睡覺的人說：「你們在這呀略我頭

前走；

（白）珍珍說道：「噢，收葡萄的，他倒來的早啊！」巧巧說：「紅娥的嫁粧這回也辦成啦！」丁雙喜推了她一把說：「去你的！——走，咱們到合作社卸水車去。」胡珍珍、龔玉泉、丁雙喜和一羣姑娘們，一路上說說笑笑直向合作社走來。這且不提。却說先行一步的收葡萄老客刁金，一個人蹦蹦跳跳地走進了合作社。書接第二回：這時候丁老貴和周大媽兩位老親家，你一句，我一句，吵得正在火頭上，刁金看這個節骨眼兒，心中暗暗高興。他心想：「這倒是個好機會，萬萬不可錯過。」於是插嘴說道：「噯，噯，不要吵，不要吵，葡萄我要，有多少要多少！」周大媽正在氣頭上，一聽說有人來

我先到合作社裏去會會鄉親。」

姑娘們看着他的後影都開口問：

「他姓字名誰是哪裏的人？」

雙喜說：「他是來咱村收葡萄的老客，

說名字很古怪兩個字叫『刁金』。

跟咱車從城裏一氣坐到這，

專爲的收葡萄來到咱們村。」